

“绣花撑子”情结

陈江远

2021年11月,退休赋闲在家的妻子,报了个“烟台绒绣”培训班。一周学习完毕,我也有幸随部分学员来到位于南通路的绒绣艺术大师许若愚家中,参观了俨然绒绣佳作“博物馆”的几间藏屋,并欣赏到具有传奇色彩的《王后出巡归来图》,十分震撼。妻子更是跃跃欲试,她说学习班里那些简单的画面不过瘾,她要绣一个大的、复杂一些的。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我俩不约而同地想到母亲的绣花撑子,随后去楼下小棚倒腾一番。因为当初老房拆迁时,一些老物件我都细心包裹并认真收藏,所以没费多大劲,就找出保存完好的绣花撑子。

整个绣花撑子由两条小凳、两根长横梁和两根短竖梁组成。小凳高35厘米、面长50厘米、宽6厘米,榫卯结构;两根长横梁长110厘米,两端10厘米长,呈方形,四面凿穿透形榫孔,中间90厘米长为圆柱形;两根短竖梁为扁形,上面不规则地分布着穿透形钉眼。所用木头木纹清晰可辨,较沉重,应该是上等的红松木。

绣花撑子按照方便绣花人操作而设计,晚上可拔下铁销,拆下竖梁,卷起绣品,收起小凳,放置自如。白天简单支起,即可马上作业,很是便捷。小小绣花撑子,简易极致,却蕴含着劳动人民的大智慧。

上世纪60年代,母亲就是用这副绣花撑子,在北屋最西面一间的炕上绣花。那时候我还小,就在炕上围着绣花的母亲玩,花盆炉子上的热水壶“哧——哧——”吐着热气,老式的南窗玻璃上开着好看的冰花,约一尺半高、一尺宽的窗台是我玩耍的地方。母亲一边绣花一边看着我,还时不时地去东屋照顾一下年迈的奶奶。没用几天,一幅漂亮的《喜鹊登梅》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:大喜鹊双翅展开,好像在给小喜鹊做飞行表演;两只小喜鹊,压低前身,紧盯前方,欲做飞行状;它们的头顶是如棉絮般的白云和湛蓝的天空。母亲还绣过一些好像古代欧洲绅士、教堂等古朴图案,神奇极了。记得一个夏天的早上,天还没亮,母亲就将我叫起,领着我去绣花组长家拿活儿。出门时,天已下起蒙蒙细雨,母亲一手打着伞,一手牵着我,穿过几条泥泞的街巷,就到了组长家门口。上了台阶,母亲站在门楼下却不敲门。我仰头望着母亲,母亲收起伞,转过身对我说:“咱来得早,别打扰人家,恐怕还没起床呢。”母亲说话时,低着头,声音极小。雨水顺着她的乌黑秀发滑下,流过青春的脸颊,一滴一滴打在我的脸上。虽然有点凉,但我感到很温暖。

善良而细心的母亲啊,这一刻我终生难忘。为此,我曾写下一首小诗:冷雨敲打着幽静的街巷/我善良的母亲呵/在等一个她心里过得去的微小空间/转身/将门敲响。

我们陈家是村里的大户,祖父那辈兄弟六人,父亲那辈兄弟六人,母亲自从嫁给父亲后,就一直没有外出劳动,当时一家30多口人都在一起过。我是家里的老

小,上面有哥哥姐姐,母亲挑起了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。分家后,母亲以绣花挣些工分,补贴家用。曾听母亲说过,上世纪50年代末,当时在外地求学的汇远(我三爹家的哥哥)结婚时,她绣了一对鸳鸯戏水枕套寄给他。哥哥回烟台时说,枕套那么漂亮,都没舍得用。如今,在我家里仍悬挂着母亲出嫁时带来的两件苏绣嫁妆。

记得母亲绣过苏绣、刺绣和绒绣。据史料记载,烟台绒绣自公元1886年(清光绪十二年)烟台民间织绣高手董泰在《王后出巡归来图》上绣出第一针,就成为“烟台走出国门的第一件绒绣作品,是中国绒绣史上的开山之作……也让小城烟台成为中国绒绣的摇篮”^①。“1894年,由董泰之子许振邦投资创办了烟台第一家绒绣加工厂,取名‘利敏工艺加工厂’。也正是在1894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美国长老会教士赫士夫妇决定回国定居,他们将其在烟台开办的‘女子花边班’托付给马茂兰夫妇……夫妇二人一边从国外进口纱线,一边组织当地商人、工人生产和收购各种成品,运至欧美市场销售……至20世纪初,其资金积累已达五六万海关两,居山东省进出口贸易之首”^②。“烟台市及周边县市,散落在各个家庭中有许多从事绒绣的人员,烟台街面呈现出‘街街晾锦,家家织绣’的繁荣景象。众多胶东妇女闲暇时伏案绣花,赚钱补贴家用,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胶东经济、文化的发展”^③。如果母亲生在当时,想必也是浩浩荡荡的绒绣加工大军中的一员,身居乡村,默默地织绣着她平凡又朴素的人生。

母亲生于1925年,这副绣花撑子几乎伴随她的一生。她小学毕业时精心绣制的一件《母校留念》的红底金字绣品,至今仍氤氲着蓬勃张扬的气息,珍藏在她的母校。

我和妻子把母亲的绣花撑子搬上楼,支在床上,妻子盘腿坐在床上,做起了绣娘。妻子做事认真投入,绣起来就忘了吃饭和睡觉。连续半年时间,她很少说话。随着她的缝针走线,只见一朵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在她眼前次第绽放,远观又似一幅活灵活现、气韵雅致的油画,惟妙惟肖,令人陶醉。就这样,妻子用母亲的这副绣花撑子,一鼓作气绣完两幅绣品。她自豪地说:“如果不是用妈的这副撑子,我恐怕一年也绣不完,效果也不会这么好。”

一副绣花撑子,深藏着烟台上百年的历史演进钩沉,也蕴含着一个普通家庭的多彩生活情结。

注:①摘自2009年5月22日《烟台日报》的《烟台绒绣》一文,作者朱相如。

②摘自《烟台老街故事》,黄海数字出版社出版,2019年6月第一版,作者尹浩洋。

③摘自2019年《烟台大事记》第1期《烟台绒绣与许家花坊的历史钩沉》一文,作者臧汝佳。



往事如昨

三中的水车和蜂园

王吉永

我1957年考入烟台三中,一进校园,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六个标准篮球场,每个篮球场都有一对崭新的天蓝色篮球架子、画着蓝框的白色篮板、红白相间的球网,让我大开眼界。

三中宽敞整洁的校园、高端大气的运动场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放学后我有意识地晚走一会儿,想把校园里的一点一滴看在眼里。篮球场与足球场(也叫西操场)一墙之隔,西操场东边有很大一块场地。隔着排水沟是麦田,麦田边上有一口水井。

这口水井与一般水井不同,井口被两块大水泥板封住,安装了一套看起来很复杂的传动设备,即烟台人所说的水车。水车,可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童年时我曾去水井挑过水,先要学会摆水,还要弓着腰把约20公斤的水拔上井台。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,很累也很不安全,尤其是冬季井台结冰的时候。

少年时我到南洪街挑甜水还用过压水井,这种井利用了杠杆的原理,比拔水省了不少力。不过,和水车相比还是差得远了。用水车提水,只要推着木杆围着井口转圈,清清的井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。

西操场很少有人去,我曾带着干粮,中午不回家吃饭,把那里当成看课外书的“世外桃源”。看书累了,我就仔细观察和推动水车。水车的机械结构很复杂,大体可分为井下和井上两部分。井下部分比较简单,只有两根直径大约12厘米的白铁水管子,垂直伸进井水中。井上部分是整个水车的机械传动部分,零部件都安装在一个如大写字母“G”的铸铁主体上,上面是一根垂直的轴,上端固定着一根很长的横木棍。推着这根横木棍,拉动着水车的机械传动部分运转,就能把井水提上来。

机械传动部分主要由一大一小两个伞齿轮和一个直径约50厘米的大链子轮组成。当推动水车做逆时针方向运动时,链子轮带动着井中两根白铁管里的铁链一个下降一个上升,上升的铁链上的胶皮垫可以源源不断地把水抽到地面上的水槽中去。

当时我只是好奇,待上物理课学到力学部分时,经周少慧老师的详细讲解,才明白水车融合了力学中的轮轴原理,省力不省功,两个互相咬合的齿轮可以利用齿数的多少来改变转速,伞齿轮可以改变力的传递方向。哦!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水车竟然有这么多知识,水车激发了我学习物理的兴趣。

三中有一门“农业知识”课,是

十门必修课之一。任课老师是高大魁梧的王政民,他是学校教工篮球队的主力后卫。有一节课学“蜜蜂”,王老师条理清楚地向同学们介绍了蜜蜂的种类和分工,他说一个蜂群中生活着三种蜜蜂。

第一种是蜂王,也叫母蜂或雌蜂。它是一个蜂群的首领,一个蜂群只有一只蜂王,所有蜜蜂都听从它的指挥。它是发育完全的雌蜂,体形比普通工蜂约长1/3。蜂王的自然寿命3至5年,但因生殖率逐渐下降,每年都被人工淘汰以避免种群退化。

第二种是公蜂,在蜂群中数量不多,它的任务是与新蜂王交配繁衍后代,平日只吃不劳动,寿命只有3个月,交配完成后当即就死了。

第三种是工蜂。它们是蜂群中最辛勤的劳动者,职责明确且各司其职。小一点的工蜂主要在蜂巢内工作,负责修筑蜂巢、哺育幼蜂等;羽翼发育丰满的工蜂负责采集花粉的工作。

经王老师一讲,彻底改变了我们原有的认知。我们常用“像一窝蜜蜂似的”来形容无组织、无纪律,原来蜜蜂并非如此。它们紧张有序、团结协作的精神,很值得我们人类学习啊!

临下课时,王老师告诉全班同学,下节课一起到学校的蜂园上实习课。因蜜蜂忌白色,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穿长袖白上衣,避免被蜜蜂蜇着。

我真不知道在三中校园的东南角居然有个蜂园。次日上课,王老师穿着白上衣,头上戴一顶草帽,草帽的周边缝了一圈白色蚊帐布,把整个头和脖子都遮住了。王老师提醒我们,只准看,不能动手,小心被蜜蜂蜇着。没料到,我的好朋友小王居然穿着黑色上衣进入蜂园,几只蜜蜂突然钻进了他的袖子里,狠狠蜇了他的左小臂。我和王老师赶紧把小王送到医务室紧急处理后,才赶回蜂园继续上课。

这节实习课王老师讲得很生动,不仅给我们讲了如何养蜂、如何放蜂和采蜂蜜、如何繁殖和扩大蜂群,还让我们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蜂窝。蜂窝是由一排排有序排列的小六边形的孔穴构成。记得王老师说,六边形比三角形、正方形、五边形强度更大,实用面积更大,有利于蜜蜂的生活和繁殖。看着忙碌着飞进飞出的蜜蜂,我不由得感叹它们精良而高超的“建筑技艺”。

六十年一甲子,多少往事成云烟,但我却一直留恋在三中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,留恋高级感十足的水车和可爱的蜂园……



老物件中说胶东

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
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
电话:0535-6684726(浩洋老师)

投稿邮箱:ytwbytj@126.com